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

宋　王稱　撰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揚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

天子安得不審令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選於嬪妃而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

烏虖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從孫因附於此又有田晝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晝字丞君以世父況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録事參軍知西河縣有訟者晝躬自剖決撫以慈惠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間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晝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令君為何官浩媿謝既而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變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

絶矣又一日浩以書約畫會頴昌中塗自云得罪畫亟往浩具言諫立皇后時我之言戇矣上於是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召為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數羅致之畫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語曰彼尚不肯見丞相誰敢易

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淮陽軍卒於治所年四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頴悟力學舉進士為成都府教授代還上書論强國之本曰勸忠厚厲名節元祐中公卿薦其才名為太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言者以熈豐為非今日言者以元祐為非是皆一偏也願擇其中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

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内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吕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吕公著至欲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

子之所為哉大饗明堂㫖宗欲以劉妃從祀齊宫安民言非所以示觀瞻也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㫖宗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敦逸再為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

元祐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用事改通判鄆州入黨籍卒年七十子同

陳瓘字瑩中南劒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為湖州書記久之用蔡卞薦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人不敢輒議瓘因對以謂令日以前既往之迹便為古事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故堯告舜舜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為

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指宗感悟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録增加王安石實録泰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逐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惇懷異不忠宜因其

辭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為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轝陷於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復宜定其罪御史龔夬言蔡京罪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奬厲言官之意皇太后已歸政瓘上疏謂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至今與政也罷監揚州糧料院改

知無為軍瓘責之日方裒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
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
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
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壓
宗廟緣邉費而壞先政布怒罷知泰州尋主管冲祐觀
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監中嶽廟坐其子正
彚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錄事著尊
堯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

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迨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巳識者重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悉如其言瓘有詞辯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彚正同

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為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希於紹聖初掌

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毀敗善類事成則攄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忿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令紹

聖人才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為太僕寺主簿遷監察

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洺州徽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寶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蹝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也父孜字導聖以問學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最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

任小任者也伯雨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召為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為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自揩宗疾勢彌留中外忷懼惇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以安國勢乃乘倉卒輒逞異意逆天咈人輕亂名分睨睥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

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奸邪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有過於惇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㤭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㤭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誘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竄忠良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殆無以明㤭宗之德彰陛下友愛之仁下亦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以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至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號不可不為鑒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禄山之亂此何以異也又論邉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湟鄯之地以安邉息民會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曰聖人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而消變

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
乞攬權綱専威福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
化為休祥矣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内侍伯雨極
論其罪又論堂除猥衆侵吏部員闕内降稍多或恐詐
傳敕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為戒王覿
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修今中
丞為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
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

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也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以星赦移道州以八寶赦提㸃明道宫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戇草云子象先申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舉進士為春秋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即位召對除著作佐郎遷右正言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

之論孝者必曰法法者紹復神考然後為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法亦隨變而欲纎悉紹復於神考則法將弊於偏要之久必有不便於民而召怨者民怨則辱先烈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為無補於國陳瓘執義論諍以去小人不為無益於宫禁瓘實士論與之光則人心歸之請還陳瓘以慰士論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恱人心又奏竊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

人又欲正其名以自售曰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假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奏今遠略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庭堅乞用蘇軾蘇轍徽宗問安所受遂忤旨除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降通判陳州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又移象州内徙復州以星變赦還里卒年五十七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

常博士除右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户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恵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也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至若挾情肆誣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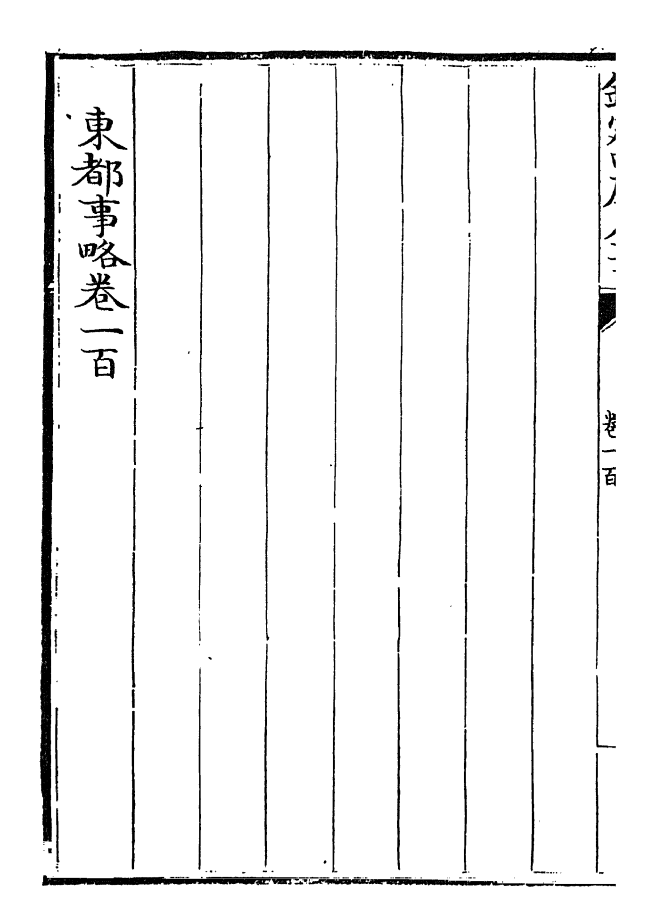
語有之官事私讐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已而上疏曰掊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倖時事必指為横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廹天下為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熈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踈零落

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陰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朋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蔡王似府史語言指斥徽宗送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蔡王上疏極言其事語在蔡王世家疏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名入為左司員外

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公望與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卒

臣稱曰諫有二諷與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言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干慮一失之間則必因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為讒邪所蔽而忠臣碩士覩行事之乖違與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切冀以動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不免於竄逐者

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於後世名聲卓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

東都事略卷一百一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也舉進士為錢塘尉入為崇文院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擢起居郎出使遼還拜中書舍人與弟卞對掌書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劊子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

會埕言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改免役法復行差役法京於五日内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諫言其尹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州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權戸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

雇役遂定下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除戸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法差雇之弊京言諤以為弊者葢非今日乃前日之獘前日之弊謂熈寧元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所不忍聞也諤縁是罷諫職文及甫獄起京究治以及甫與邢恕書謂劉摯有大逆不道之謀京鍛練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吕大防交通中人陳衍之徒躐取髙位變先帝已成之法廢受遺顧命元臣以翦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姦黨雖已竄逐而

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幸被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宣仁后殿内臣也惇卞遂欲追廢宣仁后皇太后皇太妃皆爭之哲宗乃已而劉摯梁燾同時死於貶所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逺竄京幾執政矣曾布知樞密院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

原府皇太后詔令京畢史事留不行數日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習瓘坐逐京亦出知永興軍徙江寧府頗鞅鞅遷延不之鎮御史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明年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崇寧元年改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修國史鄧洵武朋附京進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彦罷擢拜尚書左丞遂代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拜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熙寜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悉用其黨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宂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監牧每一事輒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於此乎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貢舉法令郡縣悉放三舍攷選置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又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挾所賫持或為緡錢數

十萬至變為流丐有赴水及縊死者南開黔中築靖州西收青唐奪湟川鄯廓又取牂牁夜郎地以為平允從三州而內侍童貫始用事擢領節度使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鑄當十大錢小民者利亡命犯法者紛紛章楶子綖以私鑄置之法黥配海島侍御史沈畸坐治綖獄失意削官羈管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亦以上書竄海上威福在手道路以目累遷司空封嘉國公于時元祐羣臣貶逐死徙略盡矣京第其罪狀

兩等以司馬光為首指為元祐姦黨請於徽宗而刋諸石寘文德殿門又自書為豐碑放之天下初徽宗以日食下詔書言者頗論熙寧紹聖之政於是又籍范柔中以下以為上書邪等凡名在兩籍者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至近甸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徽宗常出玉琖玉巵以視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指以

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徽宗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之不能納忠類如此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懼仆所立姦黨碑罷京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封魏國公大觀元年復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南丹州莫氏納土拜太尉徽宗受八寶拜太師三年復以中太一宮使罷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

録改封楚國公四年彗復出奎婁閒御史石公弼與張克公論京罪貶太子少保語在石公弼傳京遂出居杭州復太子少師政和二年復太師召還賜第京師京奏已蒙恩召還而前宰相張商英尚譴逺方臣與商英神宗朝同時遭遇舊人無幾乞放還便識者以京為不情未幾落致仕令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徙封魯國公初國朝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熈寧間有内降手詔是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

從中而為之者議者已非之矣至京則又作御筆手詔
焉京益專政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擬而丐徽宗
親書以降出也違御筆則以違制坐之以壊封駁之制
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至有不類上札者而羣下皆莫
敢言又更定三公三狐之官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
廢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蔡確皆為
王堂後吏不復立額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黄葆光
疏論之即貶昭州用故省吏魏伯芻提舉榷貨務令作

泛料闗子百萬緡進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奉料也擢伯舒至徽猷閣待制京又言於徽宗以為内外泉貨所積為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立明堂鑄九鼎修方澤建道宫作太晟樂製定命寳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數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石公弼張克公之論京惡也京憾之不置徽宗覺之用克公為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令御史察吏

部稽違事毛舉細故以為克公罪徽宗命削侍郎以下官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校轉般破産事戸部侍郎陳彦文言其詆毀先烈京慮徽宗見公弼姓名必庇之但泛言乞責襄州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欲以宫室求媚召童貫輩五人諷以禁中偪側之狀貫輩聽命乃盡徙内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所五人者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尚於是崇大宫室苑囿改建延福宫浸淫及於艮嶽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

拜京子攸絛翛絛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絛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人厮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尚方賚予無虚日輕舟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京表謝有主婦獻壽請醻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之語殊以為榮遇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居四年又起領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老目昬不能事事悉決於子絛絛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威福自恣多引其賔客置要官建議刱式貢司

於宣和庫括四方之幣空府藏所有以實之以為天子私財超拜其婦兄韓梠為户部侍郎白時中李邦彥為相皆不能堪先白罷條侍讀以撼京京尚未有引去意徽宗召童貫使諭京諷之致仕貫旣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奏請罪徽宗降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攸以太保領樞密院事欽宗即位諫臺論京誤國滔天之罪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徙

韶州又徙儋州其子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絛尚武德帝姬以駙馬都尉特免竄换深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而卒年八十京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必見徽宗叩頭求哀無復有大臣廉耻事北事之萌也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起釁冀事之不成得以自釋也暮年即家為府諂佞干進者伺候其門輸貨僮妓以得美官者不可勝數綱紀法

度於是大壞卒為宗社之禍云弟卞子攸翛

卞字元度與京同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子妻之張璪薦其才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博士除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尋同知諫院為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哲宗即位除禮部侍郎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改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召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實録院修撰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

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徽宗立御史龔夬諫官陳瓘任伯雨皆論卞過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伯雨又言惇卞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于時言者又論卞懐諼迷國醜正背公援近姦回竊據要利已所不喜指為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斥流放禍及子孫慘刻之風寖以成俗

遂落職提舉洞霄宫太平州居住未幾御史陳次升言
哲宗皇帝責任執政下造朝奏對不廸之以先王之典
而廸之以殘忍殺害之事巧計既行凶燄益熾竊弄威
福專報恩讎有譽安石之美者登之顯要有議安石之
短者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
之姦吏更倡迭和相倚為重毒流天下下實啓之又諫
官張庭堅亦言惇下盜權先朝為天下害下以陰險謀
之惇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

提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揚州凡京為相復資政殿學士召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徽宗問鄯湟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將對曰王厚可徽宗從之遂復鄯湟童貫除陝西制置使卞奏貫本無所長朝廷乏人何至遂用宦者他日誤邊計者必貫也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踰年知江寧過闕留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大觀中除觀文殿學士知壽春府言者論其尊禮妖人張懷素降資政殿學士提舉太清宮俄起

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大名府繼知揚州召為中太一宫使兼侍讀遷開府儀同三司移鎮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子脩仍當京用事時黨緣僥幸致身侍從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以俟王過王以問左右言其為蔡承旨子心獨善之及即位寖有寵遷鴻臚寺丞崇寧三年除祕書郎俄以直祕閣提舉醴

泉觀加集英殿修撰明年拜顯謨閣待制進直學士京罷相攸亦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攸為學士明堂成以攸與討論陞為大學士遂拜淮康軍節度使徽宗將斥去京用中書舍人王安中為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時直宣和殿通籍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間為父扣頭懇請徽宗乃已徙安中為翰林學士京復安職其後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

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執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絛官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便辟走趨或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妻宋氏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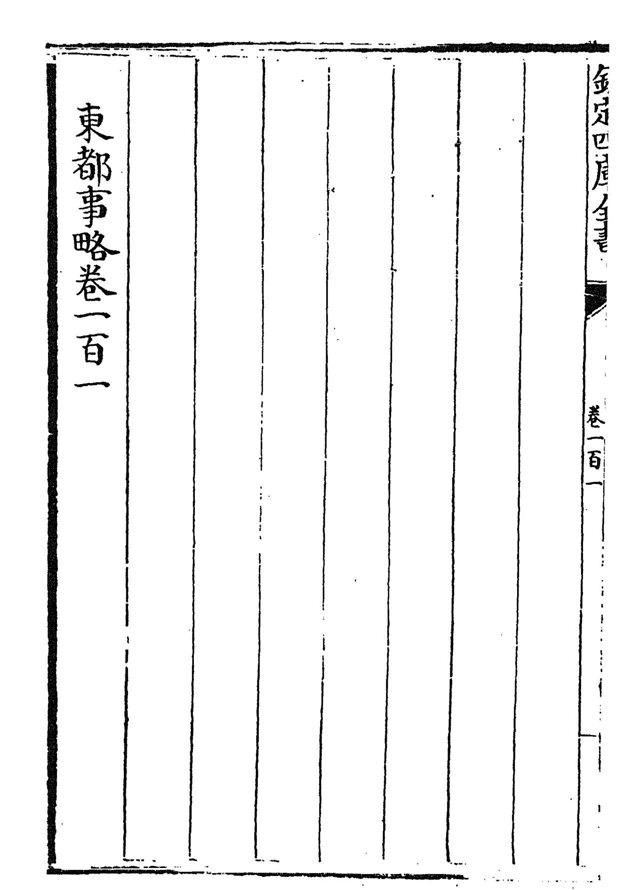
方是時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為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謂功業可立致入辭之日指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是見賜徽宗笑而弗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少傅判燕山府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歸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徽宗欲相之既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將謀內

禪親書傳位東宫字以授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時中
輦在側徽宗躊躇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吴敏敏
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靖康元年攸從徽宗南下言
者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敏為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
功贖過徽宗既還攸責大中大夫提舉明道宫繼貶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欽宗必欲誅
之命御史陳述即所在斬之攸死年五十
脩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大學士欽宗受禪之

初正有外患脩輒條上陜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欽宗西幸欽宗將以為永興帥會報敵破濬州徽宗倉卒南出兄攸忌脩或成功即託徽宗旨請以脩知鎮江府既而有復辟之謗與攸俱被誅

臣稱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莽之竊國命也制井田更錢幣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以誑耀其君卒移漢祚京為相大氐亦用此術馴致敵國交侵天下大亂下造謗興獄誣害忠良以罔上欺下攸孽子倭臣誅

死宜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一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

宋 王稱 撰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為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堅監德安鎮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

為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辨既而諫官奏故相蔡確作詩訕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謫通判徐州徙知楚州入為國子司業遷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哲宗祔廟翰林學士曾肇等議遷宣祖挺之言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以順祖而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遷翼祖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則宣祖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清臣

是其議議乃定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從之臣無
内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
請先行本朝張知白為從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
知白因請自行願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遷
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為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居數
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會彗見西方其長竟
天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

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臨朝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外裔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而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凡唐英字次公舉進士

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英宗時首上書戒上以無顧私親稍擢御史裏行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商英少受學於唐英中進士第調通州簿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政事廷臣片言悟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

之則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願陛下與大臣宜安静休息擇人而行之茍一事不已一事復興雖使禆諶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榖臯陶典刑益掌山澤契敷五教垂共百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静以終之故曰夫何為哉令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為而未行其所以無為此臣所以拳拳為陛下道也㑹臺勘刼盜李則從輕定罪有詔糾察鞫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陛下收還主柄自

持威福使臺諫爲陛下耳目無使脅遷爲兩府耳目則天下幸甚神宗爲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使副文彦博吳充蔡挺全府乞出神宗難之降光禄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税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溈之所業託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税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為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為姦以司馬光文彦博為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彦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時來之邵為其

子娶蓋氏以蓋漸為蓋氏義男規其財産商英疏論之
之卹出知蔡州商英移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
商英遣人與蓋漸害之卹坐謫監襄州酒稅起知洪州
除江淮荆浙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徽宗立除中書舍
人以龍圖閣待制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為言者論列落
職知隨州召為戸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
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為相商英與京在神宗朝為檢正
雅有契好及是同在廟堂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

有身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大觀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令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英為相務更蔡京

事而減省用度内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
商英不可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
勳勞則別立昭宣使寧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
銜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陰摇先烈政和元年罷
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
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宫復觀
文殿學士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欽
宗即位特贈太保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其進

本熈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台州推官久之為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學博士諸王府記室遷侍讀徽宗即位拜寶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遷尚書初徽宗即位日食正陽之月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十人蔡京為相忌惡正士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使其心腹之黨攷定之分邪正二

等以同已者為是異已者為非列置黨籍執中亦言上書邪等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四年為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謂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姦贓趙挺之之惷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彼執中何為者邪是猶以蚊負山也陳瓘著尊堯集有旨來取執

中請治其罪鄧洵武蔡嶷陰助之璀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於是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唯張士遜以太傅鄧國公就第徽宗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嘗戒邉吏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寛民力每為徽宗言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薨年七十四贈太

師清源郡王謚曰正獻子正同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舉進士除真定府教授紹聖初為太學正遷博士徽宗即位為大宗正丞擢禮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學士大觀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踰年知院事貴妃正位中宮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政和三年再知院事累

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即詔起復八年以西師奏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公宣和二年權領樞密院事未幾為真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陳不可又謂

京曰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欲快已意爾公為
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箕
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漢
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遽興此舉公今若導
上棄約復燕無乃不可乎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之多
故有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
域七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為多乎漢永初中諸羌
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初後復經七

年用八十萬億公豈不是思孚京曰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爲相力主其事欲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既出撫定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曰文正子脩年億年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爲眞州教授遷

太學博士徽宗即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邸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徽宗徽宗遂緩其獄擢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邇英遷給事中徽宗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夫曰臣孤遠疵賤荷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陛下令紹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願陳力其間徽宗可之除禮部侍郎甞見詔求直言正夫條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斂戢干

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部尚書時顯恭皇后在殯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樂文移倨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觀三年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西行夾錫大錢物價翔踴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即日罷之徽宗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寛民力命鄭居中為太宰正夫為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充中

太一宫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詩寵之疾作卒於
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憲自正夫去位王黼為相
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彦輩相繼竊位
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稱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
之階也自崇觀以來宰秉歸於蔡京挺之雖能知京之
姦而莫能誰何商英繼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
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容是果可以責其相業者哉天

下之禍固不自已而作然亂階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獎何哉於虖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譽靄然舉進士為兗饒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名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承旨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先是西北邊帥辟官或任

非其重康國歎曰並塞尤當擇人誠得人邉鄙無患柰何欲私所厚善乎終於位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

劉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哲宗時為太常博士國子司業徽宗即位為衛尉少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闊略者御史中丞錢遹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逵以遹言為非除户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

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書侍郎時蔡京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乘間抵巇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逵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陛下息邪説以正人心而逵取為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昭先烈而逵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

間致位輔弼於逵厚矣逵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州泰州起知杭州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官稍遷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縱陛下將大有為手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顧治之意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茍簡或懐二三擅置不行則

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罪重為譴罰則令行而朝廷尊矣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此徽宗以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謗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離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令行於唐甚備本朝太祖建隆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有司以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謗言禮記月令八月中氣日在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

以致人主萬壽之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禮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鑊非古禮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鑊非古禮乎大觀初為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禄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林攄字彦福福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為敕令所删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為相置講議司辟攄為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

道以擄使河北陛辭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留不遣擢起居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為請命擄報聘擄至北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邉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北廷君臣皆不答及辭遼主欲為夏人求復進築城砦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令還之乎敵不勝其忿既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以醜語遼主曰

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絶供餉水泉汙不潔以饑渇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使還朝廷不以攄生事為罪乃除禮部尚書遼人以書言於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名為開封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顯恭皇后崩徽宗成服舉哀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攄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故事宰臣宗室之喪皇帝

持服殿中衛士服紫繡袍令於中宫何疑議者非之集英殿賜進士第擴當臚傳有姓甄而呼為堅名盎而呼為快者徽宗指曰卿誤邪擴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宫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揚鄆二州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提舉明道宫卒年五十九贈特進擴為人很愎既退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責幹吏備償吏訴於朝為士論所耻靖康元年以擴蔡京

死黨追貶為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滄州教授又為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名對除右正言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不廹徽宗多聽納遷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為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日久邊備不脩而敵使再至為羌請地朝廷以備邊委師仁師仁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吏駭然莫知所

為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舉衆十餘萬不日而成其他戰守之具無不飭備而人無知之者名為吏部尚書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為文簡古有西漢風崇寧初為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别賢否絕倖求戒濫恩寛疲民節妄費戚里毋與政閹寺無假之權徽宗嘉納之遷侍御史

西夏寇邉高永年死於敵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既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侯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實案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輕敵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戕其支體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徽宗即日赦仲武等蒙還遷刑部尚書進户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

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為相御
史中丞蔡嶷力詆其私事商英丐罷且辨其誣有旨與
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嶷雖言官從臣也今
使之廷辨豈不有傷國體哉徽宗然之尋出知亳州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宫於時宋江寇京東蒙上書
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東官軍數
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
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曰蒙居閒不忘君忠臣

也起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彦為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為弋陽尉旋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學士遷承旨不閲旬除尚書左丞踰年遷中書侍郎方是時王黼為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其不省墳墓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宫起知福州引疾再領宫祠卒年四十九

臣稱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蔡京由是用事小人之

勢遂熾立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烈為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烏虖小人之急售其才而者利不已終以亂天下者自古蓋亦多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為特甚焉於斯時也賢人君子擯廢不用甘鏟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七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為隴干巡檢戰沒以兕為右班殿直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為巡檢以功稍遷左藏庫副使夏人舉國入寇環慶保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内間出奇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乗高而射

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叛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熙河用兵以兕策應攻破河州大酋木征聚兵于郎家山兕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兵直前兕請先破撒宗城用其言一舉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思立之役以功累遷皇城使交趾寇邊師次富良江賊以輕

艦度兵合戰兕與諸將帥精兵鏖擊之賊不得登者盡
擁江中以功領雅州刺史瀘南乞弟叛兕以功領忠州
團練使俄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改鄜延哲宗即位
拜東上閤門使移熙河鬼章據洮州諜言青唐欲將兵
由講珠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兕自河州率兵破六逋宗
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遂洮州
之援鬼章就擒遷四方館使再移環慶進通州團練使
改涇原總管移鄜延路卒年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兕

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好顔真卿書曰吾慕其人耳弟麟子雄右俱仕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寶死事補三班借職稍遷左侍禁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用為熙河管界廵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内殿承制詔大會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降羌叛報至詔目麟曰破敵者飲此麟欣然盡巵酒擐甲馳去食未竟斬數百級還報詔大喜舉軍盡驚從定岷山又為諸軍先木征塞河州路攻香子城急命麟往

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谷瓊欲速進麟曰此險疑有伏吾固緩以圖之遽前必墮計中瓊不聽勉與俱入伏果發瓊遂戰沒麟獨格殺數十人身被數創督戰益急士益用命卒解香子城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李憲討鬼章以功遷皇城使從復洮州擢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德順軍以師援李憲兵為前軍賊兵十餘萬鋒銳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臨以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繼使人聲言姚公

已破賊衆聞歡趨麟度悪不逺鼓而出戰方酣大軍沓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為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改環慶路王師問罪西夏麟與劉昌祚皆為涇原行營總管聽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為諸道先數日遵裕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卒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

入為前出為殿戰嘗為最而麟實將之諸將得罪例降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與昌祚有隙凡軍事輒沮止以故不濟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復為涇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功復故官為副總管時夏人請蘭會之地麟奏書以為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

形以絶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人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留後紹聖中出師涇原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六十八贈太尉麟風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語喜司馬兵法為將沈毅多竒筴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樂為之用事兄兕盡禮兄弟並立功聲蓋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
郭逵帥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為鄜延
路經略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
章楶帥太原築石門峽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
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聽命於楶
楶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以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
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
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節制奪十三

官而罷棄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差統將嵬名阿理監軍昧勒都逋皆西夏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銜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三千餘人簿所得十餘萬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請以秋葦川為砦南牟為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累遷明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據靈州徽宗召問可適可適曰易取難守計當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吾籓籬

已固委輸無阻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淮康軍節度使召為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年六十一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為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内殿承制元豐中大合五道兵趨靈武成將涇原選鋒賊守漫咩險以拒王師成出奇奮擊之至靈武有番酋乘馬馳突統制劉昌祚曰孰能為我取

此敵乎成即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奇之為涇原第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楶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敵既失地利乃縱兵圍成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衄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嵬名阿理昧勒都通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

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踈財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補官數從軍與吐蕃力戰有功積官至禮賔使為涇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諜知舉事日檄仲武會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賊不來即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不悅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遷皇城使熙河路兵馬都監收復

湟州除東上閤門使知河州李忠與骨延戰不利吐蕃為王趙懐德及狼阿章聚衆數萬勢張甚仲武禦之與賊相持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追之伏發大敗其衆斬三千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㩁復西寧州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移知湟州復還河州趙懐德狼阿章果來降遷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征西涼賊遽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

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免赴
貶所未幾為西寧都護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偽王
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境仲武詣貫計
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若降可
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
具若禀命待報則失幾會奈何貫許以便宜臧征僕哥
果欲降丐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
武以兵度河挈偽降王以歸貫掩其功止録河橋之勞

仲武終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金醆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醆授仲武召對徽宗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為閤門祇候復知西寧州移渭州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功累遷保靜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熙河涇原都統制夏人冦震武仲武却之除瀘州軍節度使以老請祠提舉明道宫未幾再帥熙河以疾卒年七

十三徽宗聞訃歎曰吾失長城矣謚曰威肅九子錫錡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熙河四遷為三班借職姚麟嘗與虜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水可活有泉近虜營隆潛往納衣泉中賊覺隆急持濡衣且戰得歸裂取水以飲麟麟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兵應鬼章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與夏人戰平夏

川功爲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隆將前軍擊賊賊走保三城逐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賊解召見徽宗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隆論燕雲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禄以敗祖宗百餘年之盟好乎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邊將劉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

經營燕雲以問延壽延壽以可伐不可守可守不可久
矧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忌之隆與
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慴伏悉籍其户
三萬六千願比内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
之虜大潰遂城鎮武遷温州防禦使為馬步軍副總管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鄄城人也以廕補三班奉職為河北
副將累轉内殿崇班知岢嵐軍稍遷西上閤門使知雄

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皇弓轉拱衞大夫榮州防禦使還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犯契丹童貫帥師巡邊至高陽關召詵問以計策乃言南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餘年今師出無名宜按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謂然乃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詵還瓦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世入敵境而敗詵勸師道斬可世以徇師道不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亂兵間

踰宿入雄州敵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詵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詔貫班師會耶律淳死蕭太后立朝廷復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詵初議不戰獨不赦還後數月蕭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恟恟有謀棄燕者徽宗於是思詵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